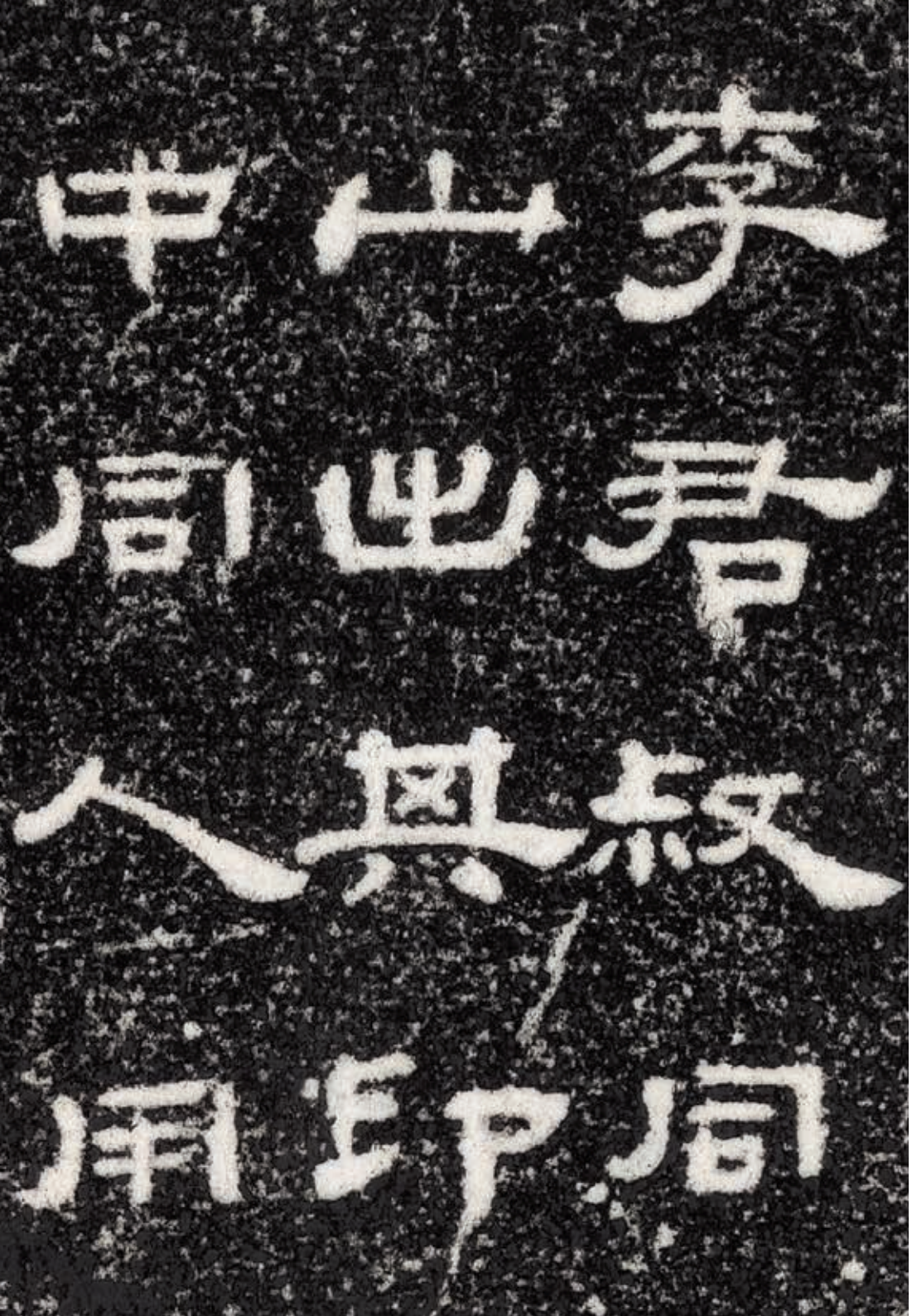
李叔同與印藏

申儉 著

中華書局

◎申 儉

文博研究員，浙江作家，供職於西泠印社社務委員會藝術創研處。



目　錄

第一章　印藏永年

第一節　鴻雪徑上的印藏　02
第二節　印藏的由來　07
第三節　印藏的發現　13

第二章　李叔同與西泠印社

第一節　吳昌碩的古歡同道　19
第二節　解讀給葉為銘的十幀信　26

第三章　印藏中的西泠印社社友

第一節　葉為銘　49
第二節　王禔　51
第三節　張惟楙　54
第四節　經亨頤　56
第五節　費硯　63
第六節　王世　65

第七節　胡然　71
第八節　俞遜　74

第四章　印藏中的吳昌碩弟子

第一節　徐新周　76
第二節　陳師曾　85
第三節　李苦李　92

第五章　印藏中的教育界同好

第一節　戈朋雲　96
第二節　丁二仲　100
第三節　吳在　105
第四節　錢厚貽　108
第五節　王道遠　114

第六章　印藏中的少年夥伴和好友

第一節　姚紹臣　117
第二節　于宗慶　120

第七章　印藏中的樂石社社友

第一節　夏丏尊　126
第二節　邱志貞　132
第三節　陳兼善　152
第四節　徐葆瑒　163
第五節　戚純文　171
第六節　朱毓魁　176
第七節　陳偉　180
第八節　樓啟鴻　183
第九節　毛自明　189
第十節　二方合刻章　191

第八章　尚待考證的印章

第一節　張蔚學　198
第二節　世字款印章　200

附錄：李叔同年表　206

後記　221

藏印

印藏永年

01
第一章

第一節　鴻雪徑上的印藏

杭州孤山西泠印社，一般遊客是極易忽略的，不華麗，不張揚，甚至連進園月洞門（圖 1）上的門楣匾額也常被人讀錯。但是走進這個古茂的院子，一池水，一片碣，一株梅，一竿竹，彎彎曲曲的鵝卵石路，彷彿都吸引着人去探尋其中的風雅故事。

「清光緒間，杭郡文學諸長老，探討六書，研求篆刻，輒會於數

圖1 西泠印社月洞門

峰閣」[1]，「慨然有感印學之將湮沒也，謀於西泠數峰閣之側，闢地若干弓，築茅三兩室。風瀟雨晦，樂石吉金，惟印是求，即以為社。社因地名，遂曰西泠」[2]，《社約》明確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為宗旨，匯流窮源，無門戶之派見，鑒古索今，開後啟之先聲。

西泠印社，1904 年由丁仁（輔之）、王禔（tí）（福庵）、葉為銘（品三）和吳隱（石潛）[3] 等人召集同人發起創立，1913 年公推近代藝術大師吳昌碩出任首任社長。盛名之下，精英雲集，入社者均為精擅篆刻、書畫、鑒藏、考古、文史等之卓然大家。繼吳昌碩後任社長的，先後有馬衡、張宗祥、沙孟海、趙樸初、啟功、饒宗頤。擁有一百多年歷史的西泠印社，在國內外印學界和書畫界享有崇高學術地位和社會聲譽，憑藉悠久的歷史、厚重的文化內涵、重大的國際影響，被稱為「天下第一名社」。

西泠印社園林面積並不大，可說是方寸之中，氣象萬千。它利用山坡地勢，因形構築，亭台池榭之美，相映着藤蘿竹樹之翠；小橋盈尺，印泉一泓，窄地佈錦；曲曲的石級高低迴繞，淺境幻作深幽；館閣俯仰，咫尺之隔，相望而不相通。這樣的園林佈局，宛然篆刻章法的構思：館閣廬樓聯結為「密處」，池塘天井拓出了「虛處」，上下呼應；左右兩條曲徑，對稱而有變化，高低起伏，挪讓穿插，層次井然，蔚成一種淡淡的氣韻；前後外圍的矮牆，似斷似連，隱約是印間的邊欄。（圖 2）

孤山步步皆景，連接孤山上下的中部，有依山而建的小徑，石徑搭棚，上有紫藤盤繞迴曲，顯得分外幽深雅靜，南面棚頂楷書「鴻雪徑」三字（圖 3）。「鴻雪徑」築於 1913 年，取名出自蘇東坡《和子由澠池懷舊》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

圖2 西泠印社圖

1 蓮池
2 柏堂
3 竹閣
4 印廊
5 印人書廊
6 數峰閣遺址
7 前山石坊
8 石交亭
9 仰賢亭
10 山川雨露圖書室
11 寶印山房
12 印泉
13 潛泉
14 遁庵
15 還樸精廬
16 鑒亭
17 鴻雪徑
18 阿彌陀經石幢
19 剔藓亭
20 丁敬像
21 漢三老石室
22 文泉
23 四照閣
24 閒泉
25 觀樂樓（吳昌碩紀念室））
26 華嚴經塔
27 鄧石如像
28 小龍泓洞
29 缶龕
30 題襟館
31 鶴廬

圖3 鴻雪徑

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這位北宋的杭州父母官，官宦生涯起起落落，他參透人生要義，這首他給同為唐宋八大家的弟弟蘇轍的詩句曠達入世又充滿禪機：人生際遇何其相似，短暫的生命應該如鴻雁在雪地上留下印跡。這也是「人以印集、社以地名」的創社先賢們以此為名，進德修業，續焰印燈，開南宗龍泓印學，在中華文明中留下雪泥鴻爪的初心吧。

春日裏，拾級小徑，紫色的花串或芬芳吐露，或含苞待放，密密層層地爬滿了整個花架。白雲蒼狗，物換星移，這條路上的過往與故事，彷彿還生長在青苔上，凝結在草尖的露珠中，綻放在鮮豔的花叢中。

「印藏」小碑，一尺見方，就這樣在鴻雪徑的台階上與人擦肩相遇（圖 4、圖 5）。

圖 4 印藏石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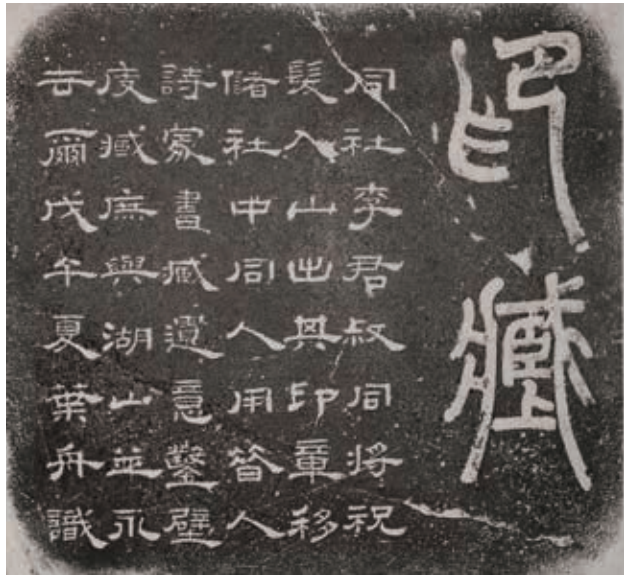


圖5 印藏石碑搨片

第二節　印藏的由來

印藏乃一百多年前，西泠印社早期社員李叔同與西泠印社的緣分史蹟，是他成為弘一法師之前留給塵世的雪泥鴻爪，留給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永遠不會消失的背影。

作家林語堂曾經說：「李叔同是我們時代裏最有才華的幾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個人，最遺世而獨立的一個人。他曾經屬於我們的時代，卻終於拋棄了這個時代，跳到紅塵之外去了。」

另一名作家張愛玲說：「不要認為我是個高傲的人，我從來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師寺院圍牆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謙卑。」

好友夏丏尊評價他：「綜師一生，為翩翩之佳公子，為激昂之志士，為多才之藝人，為嚴肅之教育者，為戒律精嚴之頭陀，而卒以傾心西極，吉祥善逝。」

學生豐子愷說自己最敬仰的老師一生：「少年時做公子，像個翩翩公子；中年時做名士，像個風流名士；做話劇，像個演員；學油畫，像個美術家；學鋼琴，像個音樂家；辦報刊，像個編者；當教員，像個老師；做和尚，像個高僧。」

連周恩來總理都曾囑咐曹禺：「你們將來如要編寫《中國話劇史》，不要忘記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後的弘一法師。他是傳播西洋繪畫、音樂、戲劇到中國來的先驅。」

因此，不得不先說李叔同的前半生故事。

李叔同，清光緒六年（1880）農曆九月二十日出生於天津富商桐達李家，幼名成蹊，學名文濤，字叔同，又號漱筒，排行第三。父名世珍，字筱樓，清同治四年（1865）進士，官吏部主事，後引退持家，經營鹽業和銀錢業，樂善好施，有「李善人」之稱；母王鳳玲為側室，為老夫少妻配。父筱樓在叔同五歲時病逝。

李叔同開蒙很早，從小才思敏捷，日常功課和禮儀受到母親和二哥李文熙（字桐岡）的嚴格督教，青少年時期在天津打下了深厚的儒學功底。他到二嫂的娘家天津姚家的私塾，跟隨天津名士趙幼梅學詩詞，習辭賦、八股；又從篆刻名家唐靜巖學篆隸及刻石，還刊行並題籤《唐靜巖司馬真跡》；結交了姚紹（召）臣、李石曾等童年好友。隨着洋務運動的推進，延續千年的教育體制面臨瓦解，新式學堂成為新風，叔同欣然面對時勢的變遷，毫不猶豫地念起了算術，學起了洋文，舊學新知，兼收並蓄。

1898 年，19 歲的李叔同奉母攜眷離開壓抑的天津大家族，遷居上海，開始了嶄新的生活篇章。憑着出眾的才華，他很快融入上海的文藝圈，加入「城南文社」，與書畫名家組織「上海書畫公會」，還考入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短暫任上海聖約翰大學國文教授，後又作為發起人之一組織「滬學會」。然而，1905 年上半年母親的病逝，使其生活軌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下半年傷心的李叔同東渡日本留學，此後自名李哀、哀公。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中國，封建社會已走向沒落，大清王朝吏治腐敗，喪權辱國，政權風雨飄搖，與西方的文明進步產生巨大的差距。學習西方文明和文化，改造中國，也是當時知識分子普遍的選擇。

李叔同 26 歲到日本，進入東京美術學校油畫科，一直到 32 歲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回國，在日本的六年中，還學習了音樂戲劇，是第一位創辦音樂刊物《音樂小雜誌》的中國人；與學友一起創辦中國第一個話劇團體「春柳社」，為國內徐淮水災賑災義演《茶花女》《黑奴吁天錄》，開啟了中國話劇演出的實踐。

李叔同將西方油畫、鋼琴、話劇等引入國內，又以擅書法、工詩詞、通丹青、達音律、精金石、善演藝而馳名於世。如豐子愷所說：「文藝的園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1912 年李叔同加入南社，參與《南社叢刊》的撰稿和美編，由此完全擺脫了想通過科舉考試出仕的舊文人之路，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先驅。

當時浙江省立兩級師範學校是國內最早的六大著名高等師範學校之一，浙江唯一特建，是校舍最宏偉、辦學規模最大的新式高等學堂，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南方中心之一。校長經亨頤是李叔同在日本留

學期間的好友，他力邀李叔同入校任教。1912 年秋，李叔同將家屬安頓在上海，赴任浙江省立兩級師範學校圖畫、音樂教師。

據學生們回憶：「……這時候，李先生已由留學生變為『教師』。這一變，變得真徹底，漂亮的洋裝不穿了，卻換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馬褂、布底鞋子，金絲邊眼鏡也換了黑的鋼絲邊眼鏡。他是一個修養很深的美術家，所以對於儀表很講究。雖然布衣，卻很稱身，常常整潔。他穿布衣，全無窮相，而另具一種樸素的美。……布衣布鞋的李先生，與洋裝時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時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4]

圖畫、音樂兩科在當時學校裏最易被忽視，和國文、算術、英文等主課相比，長期以來被作為調節放鬆的副課，圖畫、音樂教師在學校中常常得不到相應的禮遇，在教職員中地位也最低。但在浙一師（1913 年浙江省立兩級師範學校改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因為李叔同先生受學生們崇敬的關係，圖畫、音樂兩科最被看重，教學條件也最好，圖畫教室開天窗，擺滿畫架，獨立專用的音樂教室置備大小五六十架風琴和兩架鋼琴。下午四時以後，滿校都是琴聲，圖畫教室裏不斷有人在練習石膏模型木炭畫，宛如一所藝術專科學校。

李叔同在藝術教學上的水平固然很高，但是他在教學中嚴以律己，受人尊敬。他強調「 先器識而後文藝」[5]，即首重人格修養，次重文藝學習，一個文藝家倘沒有「器識」，無論技術何等精通熟練，亦不足道。他常誡人「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要做一個好文藝家，必先做一個好人。他平時不苟言笑，極為認真，用「做什麼都做到極致」的藝術獻身精神和藝術上的非凡成就，為學生們詮釋了治學之道，以其獨特的人格魅力和真摯誠懇的人師風範，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的心靈。

李叔同到杭州後就開始與西泠印社創始人葉為銘、王福庵等人來往，1912 年秋參加了西泠印社孤山閒泉邊的雅集。經葉為銘介紹，李叔同 1914 年成為西泠印社早期社員。1914 年，浙一師學生邱志貞發起成立專事金石篆刻研究的文藝社團，取「吉金樂石」之意，定名「樂石社」，李叔同擔任首任社長，定期雅集並出版社刊；還組織學生成立繪畫研究社團「桐陰畫會」。1915 年起，李叔同兼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音樂、圖畫教師，組織學生成立了研究金石書畫的團體「寧社」。

長期在杭州、南京和上海三地奔波，李叔同勞頓不堪，神經衰弱加劇，身體虛弱。由於曾有占卜者預言他在丙辰之年（1916）有大厄，素來體弱的李叔同時常會有生命無常之感。1916 年夏，聽好友、同事夏丏尊介紹斷食之療法後，他心嚮往之，積極籌備。經好友葉為銘推薦，轉請虎跑寺大護法、西泠印社創始人丁輔之介紹[6]，1916 年冬在虎跑寺開始了十八天的斷食，並寫下《斷食日誌》記述了「身心靈化，歡樂康強」的過程。由於身體有所好轉，身心靈化猶如脫胎換骨，有如活潑的新生嬰兒在生長，他又自名「李嬰」「欣欣道人」，表達歡愉的心情，也為他日後的出家埋下伏筆。

一年後，1918 年正月十五，李叔同正式皈依，法名演音，號弘一，成為佛門的在家弟子。此時，他已經在一件一件地了卻俗世中的牽絆。他把自己的絕大多數畫作，都寄贈北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上海的家產和一綹黃須留給日籍夫人；把代表以往生活痕跡的題有「前塵影事」的朱慧百、李蘋香贈他的詩畫扇頁卷軸，在上海與詩妓歌郎相過從的留念，他寫給歌郎金娃娃的詩卷，一塊金表，等等，留給了